

張開翅膀飛吧

郭 墟 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張開翅膀飛呀

郭 墟 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描寫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勞動的一本生動的中篇小說。百草溝的農村青年王和，高小畢業後沒考上中學。他思想上認為農業勞動沒出息，不願下地，一心想到城市裏去工作。後來在黨和團的教育幫助下，他參加了村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，但還是不安心工作，因割地沒割乾淨，受到羣衆和父親的責備。在火熱的勞動競賽中，農民的勞動熱情使他深受感動，加上黨和團又不斷地對他進行教育，他才逐漸轉變了自己的錯誤思想，熱愛農業勞動。他從區裏學習新的技術回來後，在農業技術革新運動中，在跟害蟲作鬥爭中，發揮了高度的勞動熱情，起了骨幹作用，獲得了羣衆愛戴，自己也在黨、團和羣衆的教育下不斷前進。

作品裏寫出了農村中新舊思想的鬥爭；寫出了前進中的困難和怎樣克服困難的經過，顯示了集體勞動和技術革新的高度優越性；同時也寫出了新農村的面貌。

書號 750 文學 151

張 開 翅 膀 飛 呀

著 者 郭 城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編

出版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

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開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張 5 3/4 插頁 2

字數 117 000

定價 (6) 0.53 元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5 000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老刘家的小桂蘭剛剛升入四年級，媽媽就死了。媽媽活着的時候，總是悄悄地說話，悄悄地走道，悄悄地幹活，好像把自己溶化在一家人的身上了，大夥都覺着這個彎着腰張着兩隻手的媽媽總是在自己的跟前，不論作什麼事情，都有媽媽的身影在眼前晃動，好像媽媽分了身似的。有時他們又好像原本就沒有這個老人，她原來就是他們身上的一份。媽媽一死，老刘家就像少了好幾口人，房子顯得大了不少，屋子裏也顯得冷冷清清的，連這一家人的心裏都覺得有點空空蕩蕩的。

這個老人死前幾天，還一個人趕着小毛驢磨了半斗黃米，預備割地的時候給下地人吃的。她還給自己的小女兒桂蘭做了一套乾靠色的褲褂，還在女兒的青布夾鞋上用白綫綉上女兒的名字。一切都是有一條有理的。只要下地的人回來，馬上就能吃上可口的飯菜，只要季節一變，馬上就能穿上合体的衣服。一切都安排得挺端正的，就像一個很鞏固的後方，不管是在生產戰綫上的人，也不管是在學習戰綫上的人，都沒有什麼牽掛。

媽媽一死，就像抽去一根頂柱的房子，若是沒有對面屋老王家幫着支撐下來，這座房子就要歪了。

王家和劉家住了二十多年「對面炕」^①，自從分了房子以後，兩家才分開來，住對面屋。自從劉家老太太一死，王家的老太太就幫助劉家爺三個做飯，縫洗衣服，收拾屋子，兩家人就像一家人似的，不分彼此。王家老太太像一個愣小伙子，南屋跑到北屋，北屋跑到南屋，從早到晚只聽她那兩隻大腳踢地滿屋响，只聽她用尖嗓門到处叫。

「桂蘭子！招呼你爹和你哥哥吃飯！……大哥，不是我說你，孩子們都小，得大人支幫着才行。你可倒好，一天搭拉着腦袋，叫孩子們可怎麼好啊？」

「唉！」桂蘭爹劉昌發嘆了一口氣。「你大嫂跟着我受了一輩子罪，剛吃了幾天飽飯，你看，她又死了。」他頭頂上的白頭髮更多了，眼睛周圍有一個挺大的青色的圈。他總是想不通，他總是以爲妻子不應該死，既然早先沒死，吃灰菜那幾年都熬過來了，爲什麼有了房子有了地還死呢？這簡直是一件沒法想明白的事：怎麼在這個好年月裏還死人呢？

劉昌發的大兒子刘文漢（小名叫鉄子）這年已經十七歲了。他長的比爸爸還高一點，嘴巴上長出了不少毛絨絨的黑毛。自從媽媽一死，他的眼窩都陷下去了，下頰也顯得尖了。他整

① 「對面炕」是在一間房裏砌對面兩鋪炕。一鋪炕上住一家，或者住好幾家。解放前北滿的農民多數住這樣的房子，生活條件是很苦的。解放後，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天不說一句話，除了下地幹活，就坐在屋子裏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脚尖。

桂蘭是刘昌發的小女兒，她是個十四歲的女孩子。她比別人更傷心。她跟媽媽好，她願意一輩子也不和媽媽離開，願意媽媽永遠跟着自己。媽媽也頂疼她。媽媽在她的心裏佔的地方是挺大的。

小桂蘭已經有一個星期沒上学了。她想念媽媽，又不願意丟開整天低着头嘆氣的爸爸，丟開臉色蒼白的哥哥。她總感到媽媽沒死，好像是去什麼地方串門子去了。她的時候坐在炕上，眼睜睜地看着窗子外面，心裏撲騰騰地跳着，想道：要是媽媽一下子回來了，那該多好！有的時候，从很遠的地方傳過來一陣脚步声，和媽媽的脚步聲一樣，輕輕的，慢慢的，越來越近，她差一點大聲叫出來，急忙爬到窗台跟前，从一塊四方的玻璃裏往外看。脚步声沒有了，媽媽沒回來，也不會回來了。

她一個人跑到媽媽的坟前，坐在坟頭的一塊青石板上面，不哭，不流淚，默默地想她自己這十幾年的生活，有哪一件事是和媽媽沒有關聯的呢？她這短短的十幾年的生活，經歷了大大小小的變化，都是和媽媽在一起走過去的。

太陽落山了，一個金紅色的大火团慢慢吞吞地縮進兩座山頭的當間，剩下一小半了，剩下一點點了，像婦女頭上帶着的小梳子，不一會四下裏就變暗了。从山後吹過來一陣涼風，把

榛子樹吹得搖着头，嘆起氣來。順着山坡飛過來一隻老鷓子，筆直地從頭頂上飛過去，兩隻翅膀直挺挺的，像對誰顯威風似的。

「桂蘭！噢！」

從山脚下傳過來一聲又尖又細的叫聲。姑娘擡起頭，看見一個細長的男孩子，從山下跑上來。她現在還看不清這個男孩子的面孔，可是她一聽這個尖細的嗓音，一看這個瘦長的身影，立刻就知道了，這是对面屋王家的小兒子王和。

小王和這年也是十四歲，比桂蘭大四個月。他們是同在一天上的學，又在同一個班上。這還不算，他們倆從小就在一起。在剛會走的時候，就跟着大人在地裏轉轉。在應該上學的年齡，就不得不爲了幾升粗糧和大人一起給地主薅谷子，剝包米，撿豆子……解放以後，他們兩家都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又一起搬進地主的大院裏，開始了新的生活！

小桂蘭能够上學，還多虧了王和媽媽。桂蘭媽媽本來不想叫女兒上學的，她回頭想了一下她這輩的女人，有誰念過書；話又說回來了，念了書又上哪用去。

「念出花來还不是人家的人？」

可是老太太又不敢下斷語，她得問問丈夫和兒子。劉昌發是無可無不可，念書有念書的好處，不念有不念的好處。

「我不管哪！」

大兒子小鐵子却說：

「這年頭還不念書？」

這年頭是翻身了，可也得看是誰呀！要是小鐵子歲數小，她就讓他去念，叫一個姑娘去念書有什麼用場？

她最後不得不問對面屋王家：

「弟妹，我不打算叫桂蘭上學了。一個姑娘，有什麼出頭的日子，念白頭髮也是人家的，當老人的還能靠閨女過活嗎？」

「當老人在孩子身上打什麼算盤！早就不用想這個啦，現在分了房子分了地，還想在孩子身上打算盤？當老人的就是這麼回事，把孩子教養好了比什麼都樂，自己不吃不穿也情願。姑娘怎麼啦，分地那時候區委的陳同志不是個大姑娘，也把地主劉虎子打跑了！咱家桂貞是出門了，要不我也叫她念幾天，誰叫趕上這個好時候了！」

桂蘭媽對小和媽這種又尖又辣的語調也聽慣了，幾十年住在一起，她知道這個矮小的女人是嘴苦心甜，她給劉家當了一半家，她按着王家弟妹出的主意辦事沒出過大錯兒。

「你也不用三心兩意了，」王和媽又說，「小鐵子也大了，大哥還能幹，爺倆養這幾口人還用愁？留一個姑娘在家有什麼用？叫她念去，我供她！能用幾個大錢？」

「那就給你吧！」桂蘭媽笑了，她的心裏像開了一扇窗子，一下子就把主意拿定了。「其

「實我也不在乎那幾個錢，就覺着一個姑娘家念書沒大用場！」

「總比咱們睜眼瞎強！可真是的，把桂蘭給我吧，你尋思我不敢要啊，我真沒稀罕够小孩。唉，老嘍！」

一九四六年，百草溝就有這麼兩個孩子上学，头一回看見扛大活的子女也揹上書包了。這兩個孩子給屯子裏的孩子們踩出一條小道。

自从桂蘭媽一死，小王和就只好一個人孤單單地穿过那個大草甸子，像丢了什麼東西似的，心裏邊怪不舒服的。他替桂蘭傷心，可是他沒有理由不上学，他不能天天在家閒呆着。可是他又不願意把桂蘭拋在一邊，他不能不去瞧她。他只好利用早晨和晚上，和姑娘講講學校裏發生的事情，講講一天裏学了哪些新功課。这天他和往常一樣，放學後，先到刘家找桂蘭。可是桂蘭不在屋；他才順着茅道找到山上。他跑到姑娘面前，氣喘喘地說：

「學校要搬家了！」

「往哪搬？」

「和鎮上的完全小學校合併。下星期就搬，張老師也去。对了，这回咱們屯的学生都得在学校裏住宿了。」

「是啊，離鎮上十五里多地，不住宿怎麼行啊？」

念書多好啊；那麼多人，那麼多朋友，哪天都有你不知道的東西鑽進你的腦子裏來。桐

油是樹裏長的，南方冬天還開花，蘇聯用拖拉機種地，世界各國都有共產黨……原來是個模糊的世界，漸漸地在人們的眼前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新鮮內容，把人迷住了。

學校一合併，會有幾百個男女孩子聚在一塊兒，那時候會有多少新朋友，會有多少你也没想過的新鮮事叫你發呆呢？……

姑娘的心飛起來了，像一隻小鷗掠鳥，越飛越高。

「小和兒，你給我補課吧！」

「也許……我沒全記住！」

小王和早就有心給桂蘭補課，可是他這時候又有點猶豫了。這幾年來，姑娘一直是頭五名的學生，可是他呢，只能算是中等生，怎麼好意思在聖人面前賣字呢！

「不要緊，走吧！」

姑娘緊緊地抓住小王和的手，像一對剛出窩的小兔子，連蹦帶跳，順着山腰跑下去。山雀吓得怪叫着鑽進草棵子裏，野雞吓得縮着頭，不敢再咕咕了。

他們回到家裏，天早黑了。小桂蘭不想吃晚飯，領着小和兒走回自家的屋子。爸爸和哥哥在王家還沒回來，屋子裏黑洞洞的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桂蘭把櫃蓋上面的洋油燈點着了，屋子裏立刻發出一片淡黃色的光亮。她走進裏屋，拿出一個小圓凳，放在小櫃旁邊。

「給你，在燈跟前坐吧。」

「你說吧，先補習什麼？」

「什麼都行！算術吧！」

小王和是個聰明的孩子，他能記住老師在課堂上說的一切話，他能記住所有新學過的東西，可就是忘得快。他能背下來一點二五加上二點四等於三點七一，可是他總也沒想過：爲什麼能變成這個式子。小桂蘭沒有他這份記性，可是她的小腦袋裏邊總是不停地想着。她喜歡刨根問底，喜歡把所有新學到的東西用自己的意思想一遍。

「我知道這麼算對！可是幹嗎非得出三點七一不可呢？你總也說不明白！」

「書上這麼寫的嗎！你還不信？」小伙子头上冒汗了。

「你總是馬馬虎虎的！其實你比誰的記性都好，就是不愛動腦子！」

小王和臉漲得通紅，一会咬咬自己的嘴唇，一会翻翻面前的課本子，眉头皺了個大疙瘩。

「又不是我非要教你不可，是你自己來找我的，又嫌不好！」

「不是！」姑娘看看小王和的大紅臉，心軟了。她知道自已把話說硬了，她有點不好意思，她說幾句感謝他的話，可是她沒說，她只說：「我沒說你不好，我是說……」

小伙子拿起課本子，一言沒發就走了。小桂蘭想把他叫住，可是她沒開口，也沒轉過身來。只听門响了一下，屋子裏又靜了。

爸爸和哥哥回來以後，她才明白過來。她從裏屋把被子拿出來，給爸爸和哥哥鋪好被子，

又默默地坐下了。

哥哥坐在炕沿上，不經意地把手伸到褲子底下：

「炕這麼涼，燒一捆乾枝子吧！」

「我去！」桂蘭剛想站起來，小鐵子已經走出去了。她也走到炕沿跟前，把手伸進褲子底下摸了一下。

「可不是嗎，好多天沒燒炕了，炕都有點潮了。」

「唉！」爸爸雙手抱着後腦海，仰靠在山牆上，輕輕地動着乾裂的嘴唇說：「你媽一死啊，家裏事就沒人管了！」

桂蘭一個人睡在裏屋。她做了一夜的亂夢。夢見學校，夢見在江岔子裏抓魚，夢見對面屋王家桂貞姐出門，夢見小和兒給自己扛着行李出去……她想作一場好夢，想在夢裏看看媽媽，可是直到頭遍雞叫，她還是沒有夢見媽媽。

「桂蘭！」有人叫她。是誰呢，又要夢見什麼人呢？

「桂蘭，你今兒上學去不？」

外屋有人尖聲叫喚。她忙着爬起來，穿上衣服，走到外屋一看，爸爸和哥哥都上地打早壟去了，只有小和兒忪忪不安地站在地下。

① 「打早壟」，在吃早飯前劃一個短時間的地。

「你今兒上學去吧？」

「我不去了。」

「你還生氣呀，」小伙子差點哭出來，「我昨兒不是對你，是對我自己！」

「不是那個，」小桂蘭笑了。「我得在家幹活，我媽一死，家裏事就沒人管了！」

二

从小学四年到高小畢業，這三年裏，小王和只好一個人在學校裏住宿了。百草溝這幾年也有十幾個孩子上學，但都是低年級的，只有小王和是高年級的「大哥」。他照顧他們，但他不喜歡和他們在一起玩。他感到自己是「大人」了，和孩子們在一起打打鬧鬧的不好看。他一年裏總有三個月在家。除了寒假和暑假之外，還有農忙假。他難得看到桂蘭，但是他總也沒忘掉這個从小在一起長大的姑娘。他給桂蘭訂了一份高小課本子，把自己的小學課本子給了桂蘭的哥哥小鐵子。放假的時候，他每天晚上除了在合作社的「俱樂部」之外，就是在桂蘭家裏。他把自己學過的東西从头到尾給他們講，雖說有的時候他們还不能一下子明白他的「背課」，可是這兄妹倆還是挺滿意的，這比他們自己坐在屋子裏硬啃課本強多了。

小王和比頭幾年大不相同了。他知道工人階級比誰都進步，他知道一個工人一天生產的

財富比一個農民一年的生產還多。他知道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強國。

「蘇聯婦女都能開飛機，用飛機殺蟲子。你看咱們，還用像燒火棍似的木犁杖，半天邁不了一步！」說着話，他站起來，哈下腰，作了一個扶犁杖的樣子，还把屁股扭了一下。

「人家早就用機器種地了。人家工人當工程師，住洋樓，樓上樓下裝着電燈電話，多美呀！」

小鐵子縮着头，仰靠在牆上眨着眼。桂蘭微微地皺起眉头，用手揉搓着左面那條辮子。老爺子坐在地下的圓凳上，低下头，使勁抽着旱烟。他們都覺得這個小伙子什麼地方不大對勁；他們都像受了委屈，挨了誰的罵，可是又說不出來。

「人家摘棉花用機器，可是看看咱們，一天像個老駱駝似的，……」他又作了一個挺難看的樣子。

「人家再好咱們也去不了，說來說去還是得靠這兩隻手啊！」劉昌發老爺子听不下去了，他在旁邊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，又低头抽起烟來。

「不管怎麼說吧，也得種莊稼啊。不然，你还不是餓死！」小鐵子回头跟爸爸說話，可是眼睛却溜着小王和。

「那就看各人的志願了！」小王和滿有把握地說着，打了一個哈欠，走回去睡覺了。經過了三年來在學校裏的住宿生活，他跟屯子裏的人們有點疏遠了。他沒注意屯子裏這

幾年的變化；他每天都在想着自己的「理想」；他有時候是全國知名的「工業勞動模範」，像趙占魁那樣的人；有時候是「開飛機的」；有時候又是「工程師」；有時候又成了「大夫」。他回到屯子裏，心情就像在運動會上跑八百米那回一樣，他頭一個跑到終點，站在跑道旁邊喘着氣，看見跑在最後的一個小伙子，只剩一個人還在歪着頭跑着，心裏又是可憐他又是驕傲。

百草溝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了，他也知道，可是這事好像和他沒有什麼關係似的。學校裏放農忙假了，同學們都忙着下地，有時候給軍屬剷地，有時候給合作社剷地。小王和並不如別人幹得少，他光着上身，頭上流着大汗，拚命趕到前頭去，他懷着驕傲的心情回頭看看落在後面的晒紅了臉的同學們，又悶着頭割下去。他興頭滿高地走在前頭。可是他不想想他拿着鋤頭是爲了什麼，他沒想想爲什麼每年夏天都要拿幾天鋤頭。當他聽說百草溝建立了青年團的支部，小鐵子是團支書，小桂蘭也入了團，他心裏一動，想起自己還沒入團呢。可是他又安慰自己：在屯子裏整天就是搞生產，入團的條件低；可是王和是在學校裏，入團的條件当然要高點，沒有入團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，將來早晚要入團的。

一九五二年暑假，他們這一班小學畢業生，一起去參加升入中學的考試。他對這個考試是有把握的，雖說在考場上手有點抖索，可是他清清楚楚地記得，他答的卷子「差不離」，雖說自己一直是班上的中等生，可是他對自己的功課滿有信心。他頭一個交卷，微笑着回頭

看了一下同學們，仰起頭走了出來。

「答的怎麼樣？」過後同學問他。

「差不離！」

半個月以後，發榜了。白紙上寫着挺大的黑字，橫貼在一塊大黑板上。他從中間看起，他好像早就算定了，頭幾名是輸不到他的。他把後一半看了兩遍，沒有他的名字。他的心就跳起來了。

「難道这回考到前頭去了？」

他從頭往後看，還是沒有王和這兩個字。他不甘心就這樣拉倒，一連又找了幾遍，脖子都仰得痛了，還是沒有他的名字。

這怎麼得了，百草溝的王和沒考上中學！怎麼回去見屯子的人？怎麼見爸爸和媽媽？怎麼見老劉家爺三個？怎麼見桂蘭？……

將來幹什麼呢？在毒日頭下掄大鋤頭？一天到晚和糞渣子打交道？一想起這些事，他的心裏像塞進了一塊冰，涼了。

「不行，我得找個地方說去！」

他回身就跑，別人說什麼他也沒聽見，一直跑到縣政府的大門才住腳。他鼓起勇氣，跟門警說明來意，費了不少唇舌，到底走進縣政府的大樓，在樓下走了一回，看到有「農業

科」，還有「糧食科」……這都不是他要找的。他又上了樓，正好對着樓梯口是「教育科」。他頭一次進縣政府，也是頭一次上「教育科」，他站在門口，心裏猶豫了一會。

「我怎麼開口呢？」

他一狠心，使勁一拉門。門响了一下，沒拉開。他低頭一看，原來忘了扭門栓。他又站在那裏不動了。他想回去，他總是想不出說什麼好。

「請進！」

從門縫裏傳出來一個低低的声音，像個婦女的声音，又好像是人悶在被子底下說話的声音。他不能走了，只好扭動門栓走進去。

屋子裏挺亮，待了一會他才看清，屋子是長方形的，並排擺着兩排桌子，橫頭上放着一個寫字檯，後面一個女同志頭埋在玻璃板上在寫字。小王和向四周看了一下，到底沒拿定主意先和誰說話好。他只好走到緊靠門坐着的一個剪平頭的中年人跟前，像在学校裏那樣，端端正正地行了個禮。

「你找誰？」剪平頭的人抬起頭來問。

「我找……找科長。」他想科長知道的事情多，好辦事。

「有事嗎？」剪平頭的人伸直腰，從桌子後面打量面前這個滿頭是汗的小伙子。

「嗯！——」